



猎熊记

LIE XIONG JI

猎 熊 记

黄健民 著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·印张2 $\frac{1}{4}$ ·字数38,000

1983年6月第1版

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号1—14,500

统一书号：10289·8

定价：0.23元

内 容 提 要

熊胆是一种贵重药材，外贸部门很需要它。为了完成交售任务，山区少年拴柱和他的好朋友铁蛋，不怕危险，巧妙地侦察到黑熊藏身的山洞。后来，他们在老猎人带领下，经过和黑熊一场紧张搏斗，终于打死黑熊，取出了熊胆。

小朋友，你对猎熊感兴趣吗？那么，就把这本书看完吧。

目 录

一	爸爸犯愁	1
二	拴柱激将	11
三	地枪险情	19
四	偷枪惹祸	28
五	拴柱认错	35
六	猎狗黑子	43
七	风雪初猎	50
八	林海侦察	59
九	生死搏斗	67

一 爸爸犯愁

莽莽苍苍、连绵起伏的完达山脉，有座鹰嘴样的山，叫鹰嘴山。山下有两个屯子：西面的叫西丰屯，东面的叫东丰屯。两屯相距不过五里之遥，合起来百十户人家，组成一个生产大队，叫丰屯大队。鹰嘴山虽然没有遮天蔽日、阴森可怖的原始森林，倒也林木丛生，郁郁葱葱，山禽野兽成群结队，出没其间，种类繁多，组成一个北国天然的动物园。这里有羽毛艳丽的山鸡，肉质鲜嫩的沙斑鸡，凶狠的黑熊，鲁莽的野猪，残忍的狼，刁滑的狐狸，胆小的雪兔……山下的人以种田为生，但有个打猎的习惯。

西丰屯有个少年姓张，名叫拴柱，今年刚刚一十六岁，暑假里初中毕业，高中考试落榜。对于地处偏僻山村的孩子来说，念高中是件比攀鹰嘴砬子都要难的事，因为全县农村公社中学只有一二个设高中，其余的到初中就顶天了。拴柱家所在的公

社就没高中，要念得到百里开外的县城。再说，也没那么容易，不是谁想念就能念上的，有考试这一大关拦着。从农村里招高中生比例是很小的，只有那些学习上狗撵鸭子——呱呱叫的，才能考取，余下的只能是馋小子站在苹果树下，望着红润润、熟透的果，干眼馋，够不着。一般孩子没升上学，多半觉得很没光彩，着实要懊恼一个时辰才能抬起头来。可是，拴柱倒大咧咧的，满不在乎，嘴上还蛮有理：“能飞的就上天，能游的就下河，不能游的就在旱道上跑，鸡刨兔蹯各走各的道。咱不是念书的虫，就别想中状元。”发榜第二天，那些没考上高中的，躲在家里哭天抹泪，不敢抛头露面，拴柱却扛起锄头，跟社员一路有说有笑下地去了。

傍黑，拴柱回家了。今天，他跟社员上南大洼铲了一天白菜。身子骨乏得很，到家把锄头往当院一扔，大步流星奔进屋子，掀开水缸盖，操起瓢，舀了满满一下子凉水，送到嘴边，脖子一仰，咕嘟咕嘟往肚里灌。他觉得一瓢凉水没解渴，接着又舀了一瓢，直到两瓢凉水进肚，才感到胸中的燥热消失多了，汗渍渍的身子才透出凉意。他撩起衣角，抹了抹湿漉漉的嘴巴，一脚踏进西厢房。

屋里正面墙上挂只双筒猎枪，乌黑的枪筒，油亮的枪托，有七成新，这是队上的。爸爸是西丰队队长兼丰屯大队副队长。这地方野牲口多，苞米成熟之际，成群结队的野猪和黑熊奔下山来，闯进地里，连吃带祸害，把一片又一片的苞米地糟蹋得狼藉不堪。因此，



看地的都要带上猎枪。在庄稼成熟的节骨眼上，爸爸没睡过一宿囫囵觉，生怕叫野兽糟蹋一粒粮食。尽管每块庄稼地里都有看地的，爸爸仍旧放心不下，只要队里没事，他都要

背上猎枪到地里转游，直到夜很深很深才回家。

拴柱从墙上取下猎枪，坐在炕沿上，摆弄着玩。一会儿把枪栓掰得嘎嘎直响，扳机钩来钩去，一会儿把猎枪端到胸前，枪筒朝向窗外，右肩抵住

枪托，眯起左眼，瞄窗外黄昏里模糊的景物。拴柱可不是象人家所说的鼻孔插大葱——装象，他真的会使枪。姥爷是远近闻名的炮手，拴柱十三岁就跟姥爷打过猎，学会放枪。要不是打死了邻居的花母鸡，爸爸缴了他的械，说不定这会儿也成了百步穿杨的神炮手。

“拴柱，吃饭了！”东屋里传来妈妈喊他的声音。

拴柱把猎枪挂到墙上，出西屋进东屋，妈妈早把饭桌摆到炕上。饭菜冒着腾腾热气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弟弟上姑姑家串门去了，家里只剩三口人。

爸爸蹲在墙旮旯，脸色愁闷，左手拄着下巴，右手夹着纸烟，吧嗒吧嗒抽着。大团大团的烟雾从嘴里、鼻孔里喷出来，在头顶绕了一圈又一圈。

“吃饭吧！还寻思什么？”妈妈催促道。

爸爸一动不动，象尊泥像竖在那，嘴吧嗒得更来劲了，烟头上的红火炭一闪一闪的。

“你这个人就知道愁，‘四人帮’横行那会愁，现在‘四人帮’被打倒了，还是愁。人家都说大丈夫肚里能行船，你呀，肚里装不住针鼻大的

事。快吃饭吧，饭菜都凉了。”

妈妈走过去，推了爸爸一把。爸爸象钉在地上，还是一动不动。妈妈急了，气呼呼嘟囔道：

“不吃拉倒。来，拴柱咱们吃。”

拴柱是个机灵、敏感的孩子，见爸爸这副愁眉苦脸的模样，猜测爸爸兴许为自己没考上高中伤脑筋，不由得惭愧起来，觉得对不起爸爸。可有啥办法哩，谁让自己不争气啦！他轻轻走到爸爸跟前，扶着爸爸的肩膀，既是检讨自己，又是安慰爸爸，说：“爸爸，别为我的事犯愁了，我对不起家里人的培养。不过，考不上高中，下庄稼地，不是一样吗？”

拴柱这一说，倒撬开了爸爸的嘴巴。爸爸把没燃完的纸烟往地下一扔，用脚碾灭，拍了拍手，说：“哪是为这事犯愁哩！咱庄稼人的孩子能往上念就念，念不上去，回家干庄稼活是本行，有啥犯愁的。”

“爸爸，不是为我的事，又为啥哩？”

“有话就说，兴许别人还能帮你参谋参谋哩。搁在肚里，不怕憋出毛病来？”妈妈又一次催促道。

“其实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”爸爸终于开口了，“今天下午公社召开了个会，传达了县外贸局一个文件。根据外商需要，国家决定出口一批熊胆。县里给咱们大队的任务是要在今年冬季之内，上交二斤熊胆。我犯愁的是任务咋落实哩！”

山区孩子都是半拉子猎人。拴柱听说猎熊，顿时来了精神，圆溜溜的两只眼睛放着光，欢喜地叫道：“爸爸，这个任务交我吧。我会放枪，不信，当场给你比量比量。”说着，就要上西屋取枪。

“算了！算了！你一个毛孩子还想打熊？不让熊舔了才怪哩！”

妈妈松了口气，撇了撇嘴，斜了爸爸一眼：“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这事还值得你愁那样？山上有黑熊，找两个猎手，打就是了。”

妈妈的话只说对了一半。对面鹰嘴山上是有黑熊，东西两屯也能找到几个猎手。可是，刚刚过去的一场灾难不仅把小小的丰屯洗劫一空，连人们的神经也搞乱了。在“四妖”恣虐的日子里，山区的农民在胆战心惊中过着艰难、贫困的生活。那吓人的“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，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”一类标语，涂满了山区一间又一间低矮茅屋的

墙壁。那骗人的“打击资本主义倾向”的口号，喊得震天响。屯子中央大杨树上挂着那只大喇叭飞出来的声音，象一群聒噪的乌鸦，拍着墨黑的翅膀整日在山村上空盘旋。社员的狩猎活动被当做资本主义倾向取缔了，进山的路被封死了，猎枪闲置不用了，猎狗被宰杀了……社员望着野鸡满山飞、獐狍满山跑的鹰嘴山，急得捶胸顿足，心头蹿火。几个不听邪的猎手，偷偷溜进山里，结果是肩扛着猎物，挂着大牌子，挨村批斗。一想起这些令人胆颤心寒的往事，张队长怎么不眉头紧锁，忧心忡忡呢？

“孩子他姥爷不就是猎手吗？那二斤熊胆的任务他能完成一半。”

拴柱妈不提拴柱姥爷还不要紧，一提他，张队长就更愁上加愁了。为打猎的事，老丈人和姑爷闹翻了脸，简直成了仇人。那还是大前年的事。那时，批判所谓“资本主义倾向”的风越刮越紧，社员的副业生产，一律被禁止，打猎当然不例外。拴柱爸是副大队长，由于抓狼煞所谓的“资本主义活动”不得力，被公社领导点名批评了好几次。

拴柱姥爷是远近闻名的炮手，十八岁打猎，有

四十年的历史，老人脾气倔强，性情耿直，遇事好拔个“犟眼子”。他无论如何想不通，社员搞搞副业，为个人和集体增加收入，怎么能跟资本主义连在一块，还遭挂牌子、站板凳的罪？他不听这个邪，不服这个劲，把上边的警告当做耳旁风，依旧背着猎枪，牵着猎狗，满山转游。有一回，他打了一只三百斤重的野猪，全屯的人几乎家家都尝着了野猪肉。

消息传到公社书记耳里，气得他暴跳如雷，立即派人把拴柱爸叫来，劈头盖脸一顿撻。末了，用手指点着拴柱爸的脑瓜门吼道：“你这个党员白吃饱的，连老丈人都管不住，还能管别人？限你三天，把陈老僵的枪给我缴来，狗给我牵来！一条办不到，撻你的党票！”

挂柱爸被公社书记骂得狗血喷头，怀着一肚子委屈，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。他深知老丈人的脾气，上他那去，真有点打怵。不过，他更深知当时的形势，上边的厉害。愁得他饭无味，觉不香，嘴唇起泡，脖子生疖。头一天，他没去老丈人家。第二天，还没去。第三天，实在坐不住了。天傍黑，硬着头皮去了。

到了老丈人家，没等他把话说完，老丈人就虎起脸，竖起眉，拳头擂得桌上茶杯直跳舞，指着姑爷的鼻尖吼道：“别说了！别说了！为了保你的党票，保你的官，我交，我交，什么都交！”

“爹，听我把话说完。”

拴柱爸想解释几句，但满脸盛怒、气得嗓子眼呼呼作响的老丈人怎容他还嘴！一双簸箕般的大手把他推出了门。

虽说姥爷脾气犟，不听邪，但到底还是停止了打猎。俗话说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仅扣工分这一招儿，就足以把社员制住了。

拴柱爸想完这些事，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对拴柱妈说：“找你爹，他能理我？”

“你就不会向爹赔个不是？”

“你爹的脾气，你当闺女的不是不知道，又倔又硬，不把我卷回来才怪哩。”

爸爸和姥爷为打猎闹矛盾的事，拴柱早知道了。原来爸爸为这事犯愁，他咋不早说哩。说出来，我拴柱兴许能帮他出个主意。姥爷最爱拴柱，最疼拴柱。拴柱三岁上姥爷家，直到八岁上学才回到爸、妈身边。回家后，还断不了上姥爷家。姥爷

家做啥好吃的，不是从五里外的东屯亲自送来，就是捎信要心肝宝贝般的外孙子去享享口福。拴柱使枪，还是姥爷手把手教的哩。

“爸爸，不用着急上火，这事包在我身上了。”拴柱说。

“姥爷会听你的？”

“你不信咋的？”

“拴柱可是他姥爷心尖上的肉。他去说，准比你强。”妈妈笑吟吟插言道。

爸爸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，原来愁云密布的脸露出了笑容。他站起来，走到拴柱身旁，拍着他的肩膀头，说：“好！明天你就上姥爷家去，帮爸这一回忙吧！”

“光我去还不行，爸你也得去，给姥爷赔个情。”

“你先去探探口信，我随后去。”

“快吃饭吧，饭菜都凉了。”妈妈催促道。拴柱和爸爸这才坐到饭桌跟前。

二 拴柱激将

拴柱是个心急等不得豆煮烂的孩子。第二天收了工，锄板没刮，家没回，扛起锄头直奔姥爷家。

姥爷家住在东丰屯，离拴柱住的西丰屯有五里多地，中间横道三尺来宽的小河。

火球似的太阳刚刚沉到鹰嘴山下，半个西天燃起了红彤彤的火烧云。迟迟不肯归巢的麻雀在树梢上、屋檐下，叽叽喳喳地吵着，从田野里归来的牛马哞哞、哐哐地叫着。十三岁的小姨菊花正在院子里喂鸡，见拴柱来了，朝屋里喊道：“妈！拴柱来了。”小姨菊花比外甥拴柱还小三岁，小时候，不懂事，跟拴柱叫小哥。拴柱那会儿也是毛孩子不懂事，竟答应了。菊花妈笑着说：“菊花，你不应该管拴柱叫小哥，他是你外甥呀。你们俩不是一辈，你辈比他辈大。”

“我比拴柱小，怎么比他辈还大。”菊花眨着毛茸茸的大眼睛，疑惑不解地问。

“这有啥奇怪的，辈大辈小可不在岁数。还有

八十岁的白胡子老头儿，管炕上的光腚娃娃叫爷爷哩。”

打这以后，这两个毛孩子明白了自己的辈分，但拴柱抹不开管比自己小三岁的丫头片子叫姨。即使拴柱叫，菊花也抹不开答应。

菊花妈听见女儿在窗外喊，从屋里走了出来，拴柱甜甜地喊了声：“姥娘！”

姥娘今年五十三，身宽体胖，身板硬硬实实。她见了拴柱，拉起手，亲热地问道：“拴柱，咋好长时间没到姥娘家玩哩？”

“没啥事，再说挺忙的。姥爷哩？”

“队上哩，一会就回来。”

拴柱跟姥娘你一句我一句唠得正热乎，姥爷回来了。一进院，姥爷就看见柳树下的拴柱，喊道：

“拴柱来了！咋好长时间没来玩哩？”

拴柱还是回姥娘那句话：“没啥事，再说挺忙的。”

“忙，有啥忙的？”姥爷笑着说，“是不是没脸见姥爷？”

拴柱明白姥爷话里的意思。他虽然不象别的没升上学的孩子那样神情沮丧，懊恼，但总觉得是件

不光彩的事，尤其在亲人面前，更觉没脸。他鼻子发酸，眼眶里汪起两泡泪水，羞惭惭地说：“姥爷，我没考上高中。”

“早知道了。虽说不大体面，倒也没什么。回家时弄庄稼，这是庄稼人的本份，照样为四化做贡献。”

不用姥爷安慰，拴柱自然明白这个道理。

拴柱进了屋，姥姥动手做饭。姥爷问姥姥：“给拴柱做啥好吃的？”

“过水面，鸡蛋卤子。”

“要是的肉就好了，给拴柱包顿饺子。”

菊花从院里抱来柴禾，拴柱凑了过来：“菊花，我来烧火。”

菊花回过头，把头一歪，瞪了拴柱一眼：“你叫我什么来？我妈怎么告诉你的？”

拴柱明知道菊花问他是什么意思，可是装做不知道的样子，问：“告诉我啥了？”

“管我叫小姨。”菊花说完，掩着嘴吃吃笑了。

“小鱼？跟你叫老头鱼算了。”

“都十六了，对长辈还这么不尊重。”菊花装